



长山岛韵

□叶勇峰 (鄱阳县公安局)

在鄱阳湖浩渺无垠的水域之上,长山岛宛如一颗遗世独立的明珠,静静卧于上饶与九江的交会处。澄澈如镜的湖水仿若轻柔的臂弯,将它温柔环抱。它不只是一座岛,更是岁月的忠实史官,镌刻着悠悠的沧桑印记,目睹着渔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百态。每一道水波的涟漪,都藏着一段或平凡或激昂的故事;每一次潮起潮落,都诉说着这片水域的前世今生。

曾几何时,鄱阳湖鱼虾满仓,尤其是那一只只体态丰腴、洁净无垢的小龙虾,在市场上掀起了抢购的热潮。这本该是一场丰收的狂欢,可未曾想,它竟成了沿湖渔民对捕捞权争夺的导火索。刹那间,争议水域仿若成了风暴眼,各方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苦苦寻觅有利于自己的依据。泛黄的文件、古老的勘界记录,乃至尘封多年、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地方志与某家族的族谱,皆被翻找而出。然而,鄱阳湖的水,从不被这些纷扰所束缚,始终遵循着自然的节律,滋养着这片土地。

2016年,鄱阳县公安局决定派驻警力

驻守长山岛,我与由10名特警队员和5名水警队员共同组成的15人队伍奉命前往,这一待便是整整一个月。初上岛时,我们便在心底立下誓言:定要融入这片土地,化解矛盾的坚冰,守护一方的安宁。

在驻岛的日子里,不同警种的队员充分发挥各自优势。训练场上,特警队员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丰富的实战经验,为水警队员示范搏击技巧、应急处置方法;水警队员则分享水上巡逻、救援的专业知识。大家一起挥洒汗水,苦练技能,时刻保持警惕,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。交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,让我们在处理岛上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。

我们主动深入村民之中,倾听他们的心声,分担他们的喜乐哀愁。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,我们用真诚叩开了村民的心门。当地的孩子们还时常跑到我们驻扎的村旅馆嬉戏玩耍。我们和他们一同攀登长山岛的小山,山林间,清风如同温柔的手,轻轻拂过面庞,悦耳的鸟鸣此起彼伏,仿佛在演奏一曲自然的乐章。我们沉醉于长山的夜,夜幕如墨,繁星閃

烁,湖面在星光下波光粼粼,如梦如幻;痴迷于长山的日出,晨曦破晓之时,万丈光芒如金色的丝带,洒向湖面,为其镀上一层璀璨的金辉;也陶醉于长山的雨,淅淅沥沥的雨滴,宛如灵动的音符,在湖面上奏响美妙的旋律;更钟情于长山的浪,潮起潮落间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悠悠故事。在这个远离喧嚣的小岛上,我们共同经历着挑战,也共同收获着成长与温暖,坚守着自己的使命。

渔民们积极响应号召,勇敢地“洗脚上岸”,凭借着多年与水打交道的经验,他们重新学习新的技能,有的投身特色水产养殖,精心培育着高品质的螃蟹、鳊鱼等水产品;有的转型成为生态旅游从业者,热情地向游客介绍着鄱阳湖的候鸟奇观、渔家文化等独特魅力,成了鄱阳湖文化的传播者,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水域的魅力。

现在,当我们重新回望那片熟悉的湖水和渐行渐远的长山岛,心中感慨万千。鄱湖之畔的这段经历已深深镌刻在我们的生命深处,成为我们守护一方安宁的珍贵记忆。

不想成为你的包袱

□夏桥 (湖口县公安局)

“小陈,我们小区张婆婆的孙女要把户口迁到外地去上学,她让我问问你怎么办?”已是耄耋之年的李爷爷手里拿着一张列满小区老人需求清单的纸条,正与派出所民警小陈唠着嗑。谁也没想到,八十多岁的李爷爷还能成为民警小陈的得力助手。他们的故事,要从那年冬天说起……

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,民警小陈一如往常地在所里值班,“喂?110吗?我们小区41栋楼梯间坐着一位老人家,你们快来看看!”冷风从耳边呼啸而过,当小陈和同事赶到报警人描述的楼梯间时,果然在转角处发现了一位白发苍苍、身体蜷缩的老人,看起来八十有余。

小陈上前俯身问道:“老人家,大半夜天这么冷,您怎么在地上坐着?”“我就在这坐坐,不碍着你们办事,不用管我。”老人头也不抬地回答道。见老人家并不配合,小陈立马解释道:“老人家,我是警察,有人报警让我们来帮助您,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?”“你走吧,天亮我就回家了,不用你管!”眼看老人如此固执,小陈一边在老人身旁坐下,一边说:“您年纪这么大,万一出个什么事情,我们也有责任的嘞!没把事情处理好,我就一直陪您坐着!”老人看小陈俨然一副准备久坐的架势,这才缓缓开口道出了原因。原来,老人晚上去小卖部买东西,回家途中走错了路,在小区兜兜转转了好久,眼看还没找到住处,天又冷,于是打算在楼梯间将就休息一下,待天亮些再找回去。

“您在外边这么久,怎么没和家人联系?我给您家人打个电话吧。”小陈正掏出手机准备通知老人的家属,谁料老人突然就着急了,连忙阻止:“我儿子一家在外地,女儿住得远,你可别告诉他们,免得他们担心!”老人认为自己已经老了,不该因为这些琐事打扰子女,更不想成为他们的包袱。这让小陈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母,每次通电话,父母都会反复问他吃得好不好,工作忙不忙、生活是否顺心……小陈却从未问过父母的近况。或许也正是因为平日里习惯了父母的付出,反而让他忽视了父母也有被关心的需求,老人的子女或许亦是如此。

谈到儿子的工作、女儿的家庭,老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因天气严寒,小陈趁聊得火热,与同事配合着将老人搀上了警车,顺利地老人送到家。老人到家之后,连忙招呼小陈和同事进屋喝茶。但眼前的一幕却使得小陈有些不知所措:一间潮湿的地下室、一张缺了腿的椅子、一台布满了灰尘的风扇、一个挂在床头的节能灯泡……小陈不禁揉了揉酸红的眼眶,天快亮时,小陈和同事才从老人的住处离开。

这位老人就是李爷爷。打那之后,小陈和同事走访时就常常到小区看望李爷爷。一来二去,小区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李爷爷和警察同志处得熟,每每遇到事情,总托着李爷爷帮忙问问警察同志。没料到的是,随着事情一件件被解决,来咨询的人也越来越多,李爷爷就拿纸和笔将大家的需求记下来,成了“专职联络员”……

孙子与狗子

□黄家亮 (江西信丰)

家里那条黄狗是孙子硬留下来的,生了一子二女,其中有条小黑狗。我打开手机视频给孙子看,孙子两眼放光,冲着屏里大声说,我的狗狗做妈妈了,黑色的这只就留着陪我玩吧!

黄狗下黑崽是基因问题,黑毛狗也会下黄毛崽。本来农家养一条狗看家护院也够了,刚做妈妈的这条狗出生时曾有过二贩子来收,可孙子偏赖着不让卖。

农村有句老话,饿不死的鸡,撑不死的狗。我对孙子说,要养着这条狗,爷爷种的谷子都不够喂你的狗子。孙子将狗子抱进房间后把门反锁上,收狗子的二贩子等得不耐烦就离开了。养了大半年后狗大了,也学会了“谈恋爱”,两个月孕期,产下这窝狗崽子。因为这是孙子的狗,首先得向孙子报喜。

孙子在城里读书,或许狗狗也知道是孙子当初强留下了它的缘故,假期中总是和孙子形影不离。孙子周末回来时,走到山坳上会吆喝一声,那狗子在睡梦中也听得到,一滚而起,先时侧耳听了一听,继而撒开四条腿朝山头冲去。狗狗迎人和吠人的神情是有天壤之别的,生人还是熟人它一下就能分辨得出来。面对生人它会低吠一声,神态变得警惕,立即进入戒备状态,双耳竖立,眼神露出一丝凶光,紧盯声响的方向。迎人则有不同,同样是低吠一声,

由惊转静,渐柔而喜,摇头摆尾。它远远地听出了孙子的声音,扑出大门迎了上去。遇上换毛的季节,那条尾巴会晃出满天的绒毛,从山坳一直飘到院子里。

我说,孙子,这三只狗子咱先得说好,断奶后就不可以再留下了,爷爷白给你养,白给你喂,爷爷种谷子的化肥钱该你们出,卖狗的钱归你总可以吧。孙子哼哼两声,来了句,我用压岁钱买爷爷的谷子。哈哈,爷爷不贪你几个压岁钱,就是这窝狗崽子大了不可以再留养了。那不行,孙子说,我周末回来帮爷爷种谷子。哈哈,这办法好,爷爷我就担心没人继承我的种田手艺。

把一窝狗崽子扯到种谷子上面去,好像对不上路,又好像有联系。农家养狗本为护院。但狗不一定护得了院,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和提醒,人在田间,各人能听出各家的狗子叫声,也能从声音高低好恶程度判断来人的身份,急促而又紧张不停的,证明家里到了不速之客;狂吠几声逐渐变弱,该是来借农具的邻居;只叫得几声就停下来的是偶尔来串门的亲戚朋友;看见路过的生人,狗子也会赶着叫,但当对方过了门口,它们就会停下。

狗子守门有功,费仓里

米谷,孙子不知种谷子的难,只恋着狗狗和他的情义。孙子一天天长大,原本黏我的心慢慢稀得淡了。自有了狗子,孙子又频繁与我联系,电话、视频,问狗子近况。我问孙子,爷爷重要还是你的狗子重要,孙子会先想一想,咧嘴一笑,说爷爷重要。他说这句话时明显害羞的神态令我发笑。不管他言语是否真假,这话从他口里说出,我心里也会有股甜丝丝的暖意掠过。

指望孙子下田种谷子是不可能的,孙子的话无非为他的狗子,狗子无意中做了爷孙联系感情的媒介,其中既有亲情,也有一颗未泯的童心。



漫画/刘晨阳